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　塤

謄録監生臣王朝寧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誌銘十二首

明故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分源王君配錢安人墓誌銘

不佞讀定毘所為妣錢安人狀而賢之盖吾王氏世世

稱德婦焉而自錢安人之歸儀部君也厥姑項太安人實茹荼而唯孺子之寄安人甫十二已婉孌勝婦矣是時儀部君用孤童持門户不堪公私之迫項太安人躬勤儉率先其力指以供其食指猶不給安人日夜拮据而佐之不敢以燕請也衣取其麄敝者食取其菲者不敢以輕肥請也儀部君舉鄉薦稍用宣曲任氏家法益斥旁產迨成進士二十有二年自太常博士進今官又七年日益貴且裕矣安人以儀部貴故至有封號然不

欲改其布素蔬食項太安人晨坐堂上朝子婦肅如也
安人與儀部奉杯案而進之斤斤如也已又怡如儀部
旣澹素而所産自定鶚外鮮旁子安人爲擇宜子者進
之且强之曰君再世一綫耳是不當寘心耶儀部不獲
已而納其媵連舉二子爲衡臣亮臣當嘉靖之甲寅儀
部以使事道經里屬有倭變畫策佐其令乘城守竟以
勞瘁殞身安人慟絶食意不欲生也或曰爲儀部死也
者則死之爲項太安人及定鶚生也者則生之安人乃

稍勉一食而項太安人老矣又蚤暮哭其子成疾宛轉帷褥中而業以蚤𩔖誓不近扶侍受切脈安人手湯粥而進之拊摩備至項太安人固忘亡也項太安人勤安人則亦勤儀部儉晚而好施安人則亦已儉且為委曲辦具輔其施定鼎生恭敬事賔客安人則又為漿酒餔酏輔其事賔客定鼎欲為之加篋則弗許曰吾不能多篋人勸之奉佛則又弗許曰吾不諛佛也衡臣歿而安人痛之如已出也乃益撫愛亮臣為授室臨歿不能語

而屬定鼎以目歎其未成也安人可謂順婦慈母從三
而終一者矣安人之先為崑山郁家莊里人後遷支巷
又數傳而有縣學生澤者實生安人儀部君諱任用字
汝欽嘗舉會試第二人雅負公輔望弗克竟世所謂分
源先生者也定鼎屬舉子業有聲數上有司不利以貢
授鴻臚寺序班娶吳氏序班詩女亮臣娶丁氏鄉進士
允亨女孫男五光節娶顧氏尚寶卿讓亨女榮節娶周
氏歲貢生士洵女亨節某某某生為弘治庚申某月某

日辛為隆慶庚午十二月十日得年六十有九以其年某
月某日權厝於本邑吕字圩儀部君兆域之次不佞少
儀部踰二紀而屬於族大父行同以丁未成進士熟其
母子夫婦甚悉也項太安人以節旌有專祠於邑儀部
亦獲祠鄉先生之社而獨安人格弗及旌祠嗟嗟非不
佞誰責闡幽哉為之銘曰
稱賢母婦母亦曰汝賢婦惟順共是守稱賢大夫妻大
夫亦曰汝賢妻惟順共以齊汝德之隤然汝幽墟之纍

然惟汝姑汝夫之是依也且

明故金孺人墓誌銘

今年春長汀君使來言曰噫嘻不幸婦死矣訖葬未有銘而不以子屬何盖長汀君婦而世貞再從姊也嗟哉為按狀孺人王姓諱某故處士樸庵公女甫齔樸庵已捐館而母夏哭傷其夫病乃育於大父尚書郎易軒先生先生抱撫泣曰此孤女難適屬孫安人嚴誨之孺人少則婉孌勤女紅務所以當孫安人意者既笄嬪長汀

君事長汀君母當意大如孫安人金於里豪著姓也覯孺人率素好抑損中表咸內悉化之亡何君以例入太學孺人從多儲精果醖糗肉倈同舍生可與游者同舍生乃爭願交長汀君即客以夕不至而孺人篝燈熒熒然洴澼絖佐長汀君閈卷弗竟弗卧也會母憂病甚孺人夢之心動而亦會長汀君業成歸歸蓬髮累垢不解帶侍湯藥母卒孺人匍匐自責數泣且酸不忍聽也長汀君既負才仡仡不自降然由吏部選人授歸安簿不

能無一咈然孺人微相解曰丈夫生少簿不為爾重簿耶將賴簿重爾者君悟之官力自砥竟以廉能稱而孺人日攻苦勤作補祿奉乏雖脂沐一不以煩縣官長汀君累最授餘姚丞又從之餘姚其邑視歸安巨難也其聲稱過歸安遠甚長汀君之丞餘姚將九載邑人亡不頌者至尸而祠者人知長汀君賢不知孺人之佐長汀君賢也守相徵高第狀上後廼得令長汀意已倦而孺人復從旁臾之夫善射者不窮技即再發獲而未或少

不酬非計也長汀君乃益決自解歸屬歲侵家稍困孺人謂長汀君曰子官政終而吾家政始姑勉之將不子之負因課耕及理紡績絲枲塲圃委乘起宿不辨色籌其羸什一而息之臧獲之指千所役任必中能朴責其惰進勤者而恒優其智力不令盡以故爭願事孺人業充然裕矣築第四鱗差居諸子而與長汀君歲時過從傳食具冠衣甚都閭黨羨焉孺人手勤嗇起家乃風長汀君義散之他服度程豐儉僅使有繼已君女弟女吳

寡而遺息弱未學孺人為延致塾師衣食等諸子列又外弟少孤而貧亦捐槖中裝擇士族女配之以故孺人歿非子女而服齊衰喪者三四焉孺人生以弘治庚戌八月十九日歿以嘉靖庚戌五月五日享年六十又一子四允孚太學生娶顧氏繼娶朱氏允升蒲圻丞娶周氏允明娶毛氏繼娶周氏允清娶張氏俱太學生女四適庠生虞典趙庭杏太學生龔汲翰林譯字生劉大武孫男十二履謙履恒履乾履元履亨履貞履道履泰履

觀餘尚幼孫女五長汀君名韺其稱從官云葬以辛亥其月某日墓在磨涇右銘曰

疇不夫子令終始疇不子孫碩且蕃磨羅之墟鬱穹如寘爾百年孔之安

亡妹太學生張與齡婦孺人王氏墓誌銘

吾妹王孺人之喪又二歲而其夫張與齡以書若狀來請銘謝不可則曰而忘舟中之有成言乎嗚呼吾兄弟三人而中失其一且從先君子之後痛尚忍文哉雖然

吾不欲已諾於逝者始吾母郁夫人娠孺人而先君子
思質公夢雉十八翩翩來集也解之曰是雌伏也而文
明厥亦有令女乎已生孺人孺人少婉嫕有志操六歲
從母夫人受四子孝經列女傳諸書日千言輙能解其
意先君子奇之時抱諸媵戲余曰兒男者當不後汝矣
稍長精女紅鍼繡紝刺不習而解多所妙創出人意表
二十一婚張氏時先君子方持中丞節治戢餉而與齡
父小巖公携其子來就邸舍成禮又二載始歸於張張

之中表姻戚竊以貴家女故難孺人孺人晨興候舅姑寢門珮裾雝然大小以第相見慰勞苦諄諄咸得意去則大喜曰是賢婦習於教者孺人之治於室不聞嗃嗃聲諸靡不辦具張族有疑事詢孺人以不敏對強之不一二語立决則又大喜曰是不獨賢也而才為張賀得婦矣然吾母夫人從先君子於蓟念其女日夜哭目盡爐亦會與齡由邑庠入太學孺人遂偕北先君子數逐敵還行色黯然孺人手羹湯而奉之輒盡間與語雖憊

未嘗不愉快也時時謂吾有二子宦去我若代子矣孺
人孝友天篤言動往往傅古義能以柔道將之故尤得
父母歡乃居恒鬱邑不自得曰吾婦於張而今復女柰
吾舅姑何已未之難起孺人驚憂日夜籲天請救遂得
疾無何産一子不育疾益甚至庚申冬先君子棄諸孤
孺人悲思寢劇度不可治乃舟輿喪歸抵家强起謝舅
姑不能治一日漿饘爲婦無狀疾旣革母夫人就視之
訣曰兒得從大人地下無憾矣母幸健强飯以二女累

母又謂與齡曰無念我槖裝差不薄將貽後人也與齡哭辭不再娶孺人曰唉君念我獨不念君張氏祀耶目遂瞑時歲十二月之五日也距其生辛卯五月十八日得年三十舉二子皆殤二女長許聘康時萬次陸重科與齡名希九太學生嗚呼妹之所由死則以先君子故夫余及之而五内為刺也安忍文雖然曰余兄弟辭於舟而慟也妹意若有託者余曰若若心吾知之吾必有以慰汝妹强舉手謝吾雖痛不忍文又奚忍不文吾為

之銘而世懋書石銘曰

女而孝婦而賢茁於後當於年胡弗全噫嘻豈其天

沈淑李墓誌銘

余葢從沈山人明臣游云而山人居恒謂猶子九疇賢勝山人亡何九疇書自通其文辭甚壯麗且曰以不佞世而獲一當先生乎將有請也久之奉其父稷丘公命以母李狀來謁泣且拜曰乃今有請也以不佞世而獲一當先生乎則又拜曰母李之棄疇也六閱歲矣而不

克葬庶幾乎異日也乃今未有日也夫華衮之與片語孰賢乎願以是丐先生文為母李重余聞而悲之母李者槎湖右族也父李翁母孫媪當李未笄已能佐其媪治家政矣亡何歸稷丘公其舅南坡公時尚艾也顧謂稷丘公之繼母王曰吾安所得此賢婦哉謂稷丘公外事毋溷我謂李內事毋溷汝姑於是李復佐稷丘公治家政矣晨興而上食稱婦其舅姑色未嘗不怡然也字其三孺弟一妹稱若母未嘗不依依然也所婚嫁皆名

族大出其槖中裝資之以至析箸讓産所以相稷丘公德者非一諸來婦沈氏大小可數百千指則咸推李才而李又素辯習治生諸氾勝賈緦農桑塲圃家言至歲時讌饗及所問遺出納豐約必折衷今古禮與謡俗之宜為沈氏掌故者四十餘歲人或有所丐請意李且手創家難之傾槖而酬弗吝也李有五子謂其伯九韶可儒也儒而業成已屬末疾卧第幾十餘年而卒為之耗眥力矣乃更欲業九疇儒曰此豈術誤也耶九疇以文

起籍籍諸生行至鄉試輒不利李迎勞之曰茂才安能强命取富貴哉我固悉若也蓋李歿而後九疇知有困也當稷丘公晚其治生不能如初年而李為拮据佐其乏又時時飭饋具漿酏客至取順指辦及李歿而稷丘公乃知有貧也嗚呼生而相其夫若子不見德歿而始知之可稱淑矣李之年六十有五長子即九韶娶於徐俱先卒次即九疇娶於洪洪卒繼娶謝又次九道九章皆娶王其最少子後於山人者名當戶女一適王伯梓

孫男四人曾孫女一人九疇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李
葬其所而余爲之誌若銘銘曰
相而君兮以而子有聞兮雖余辭之不文兮胡以掩女
芬兮

龔婦景孺人墓誌銘

予友濟南李于鱗歿而行其詩詩所數稱鄉人獨許邦
才殷卿龔勗克懋而今年七月克懋司訓揚之江都以
其妻景孺人之狀介其門人陸生來懇銘曰不穀之不

得當先生也豈敢以亡人身後請唯是于鱗之靈敢徼惠於門下以亡人身後請嗟夫語于鱗而泫然悲不已也夫予安能辭為之誌曰孺人者晉侍中延廣後也父瑞而母陳十八歸克懋為其愛女也者而少之顧恂恂任婦自然共謹不哀克懋與母語小讟孺人從旁目攝之曰與而語者何人也而讟者何也克懋為愧謝而孺人性寛緩即有所甚怒臧獲不能以惡語加之克懋意不懌以譙訶孺人輒唯唯克懋即故益譙訶之欲以試

嘗孺人益唯唯克懋故繇孝弟力耕起至二十五激譽家奮讀書挾策而游學外邑孺人代為家政力紡績分身耒耜間以勤先百指克懋不復内顧矣乃謂人曰吾嚮者安吾婦德不謂才也吾二十五而乃始讀書乃始知吾婦晚矣孺人事其姑甫三歲而姑亡及亡而以手屬孺人於克懋曰是孝婦也孺人晚歲獨庰姑在至年九十餘所以奉事之不異姑曰先舅之接也吾何敢閒焉克懋九試九不利孺人無寸珥尺紈之御竭其共佐

克懋學而最後以貢得官江都得官之踰年而孺人病暑綦下藥之竟不愈卒卒之前數日猶强起縫諸孫衣治湯餅食克懋也克懋所為悲者以此孺人生以正德戊辰卒以隆慶壬申得年六十有五子男二人光炳為郡諸生娶於蘇光煥邑功曹娶於栢某某卜以某年某月日葬長白山陽尖山之麓白草嘴兆為之銘曰

不知而賢視而天不知而天視而天之天而天之天吾天也其以而不朽也然

盧母江太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盧鍔以其父簿君某之命來言曰某病不獲以身請也敢徼惠於下執事爲母江孺人不朽計問孺人所與偶者則故提學副使師邵公也驚而曰是正德間稱嫺文名才御史者乎曰然夫余以盧公幾古人矣而胡以能相及也曰是及接盧公者也當公爲御史燕中適壯矣而未有子請於父封御史翁委禽孺人焉孺人之先有諱聰者從下交趾積勲至緹騎帥凡三世而父

廸稱勳臣世家顧獨以盧公賢可托俾終事盧公孺人之歸公再歲所而舉薄君又四歲而公出按蜀歸以孺人見封翁於堂喜曰夫姬也能為吾盧後者也見公配張夫人於室喜曰夫姬也能代吾盧後者也張夫人蓋捐菅鑰而授孺人矣孺人不以有子故廢貳張夫人禮更四歲盧公當遷為按察副使督蜀學校實為公故習蜀事而才以蜀諸生寄公故厭其險遠逡巡不欲往毋何竟病卒於家是時孺人二十七矣而獨栽家政肅括

臧獲飭財賄以奉事封翁封翁之忘亡盧公也以有孺人也張夫人之不至遂溝瀆也則孺人所旦夕慰安之葢封翁之躋大耋與張夫人均皆舉手稱賢婦賢婦云孺人退而未嘗不飲泣以撫薄君也已成立矣為薄君娶婦得名族湯生鍔矣鍔逾髫湯復殁孺人大悲泣曰天乎生何不幸而代我先公子已又代我張夫人婦顧謂薄君吾得毋若復顧謂鍔奈何復代若母母也自是撫愛鍔逾篤竟以過瘁廢牀褥者十二年鍔尋舉鄉試

孺人大悅謂薄君盧氏不絕之綫者三代而有此子先
公為不亡矣孺人竟以老疾卒得年七十有五當孺人
之卒也薄君方繇選人任義烏念孺人疾數欲投劾而
孺人數移書止之曰吾且起行矣以日進乜著矣汝奚
以念我為且官雖卑獨不稱為天子有乎故孺人卒而
鍔代子也薄君亦竟以鬱鬱感疾矣盧君諱雍薄君名
某始娶即湯繼沈有孫男四長即鍔娶于顧其出湯也
次鋒娶于沈沈出也餘二未名側出孫女一適陳汝驥

一適陸士傑一許字馬元緒曾孫三邦治娶袁邦濟聘鄒一未名曾孫女一許馬氏墓在某所不佞感鍔言乃為之銘銘曰

共而舅相而夫撫而孤以逮孫之呱呱蓋四世而為德於盧也於戱

都指揮陳君配張淑人墓誌銘

陳君之治軍吾海上也日韋注坐庵廬矣而退而問脯酏漿酒之類毋弗給也者即毋論陳君君所從幕客舍

人子亦毋弗給也君時貸下舍步武而内外聲無相接即寂然而一切取咄嗟辦亡何陳君之配張淑人卒君退乃大歎泣曰吾今而後而知吾妻也即毋論吾客吾乃以不時食且吾安知家吾數呼而蒼頭數不應猶以我為驛騷也吾不復官矣無何而陳君遷帥滁陽竟報罷又踰歲而君治墓其地將以某歲某月某日葬淑人錢塘荆山原先兆之次而以書與狀來請曰吾今而後而益知吾妻也夫淑人十七而歸不觳先太淑人朱竊

少之而姑試以女紅事立辦乃始以進先將軍遂代總家政政益舉使督諸臧獲淑人授功亡不讐所摹擘畫當先將軍指不穀之先人以指揮世世家温而有帥浙者遂亦為錢塘著盖時大王母戴夫人温而先將軍錢塘也不穀初受署温淑人猶在錢塘屬海寇起以不穀在行間憂之起寢失度先將軍謂淑人非婦往毋以安吾兒於外孺人乃得偕而温以養戴夫人也戴夫人忘老矣不穀數與寇苦角殺傷過當而最後以一不利落

職恚欲自殺曰吾陳自燕山公而下至都督若閫帥者蓋六葉焉至於余乃以不力戰隤其家聲天乎何所用生為哉淑人從容稍解之曰是不足死也等死死敵乎不穀感奮請效大帥壯其意許之竟以功復官而會錢塘火先將軍故寢疾益劇戴夫人謂淑人當代若夫以子也淑人則又往錢塘内共具湯粥藥餌而外飭花竹水石選賔戲客嘲以娱先將軍為之少已而起者凡三歲而竟卒則佐不穀喪已又佐不穀葬已朱太淑人哭

先將軍劇而病病又五載而卒淑人所以侍朱太淑人與佐不穀喪葬如將軍不穀之得無大罪於人臣子淑人蓋有力焉不穀故難子淑人中歲始有子而其二夭淑人謂林女良而進之不穀以軍事辭淑人曰夫辭之為忠吾行之為孝斯可也林後以病卒淑人哀之如已女嗚呼淑人已矣不穀今安忍室令不穀室而寧復有淑人者不穀老竟鰥矣余悲其意而許為之銘蓋聞之曹生昌先云內人亟稱淑人明麗刺繡敏妙俱為錢塘

良家子冠陳君名將也恂恂禮樂儒者遇敵不有身好客不有家乃竟以不能其上官去矣夫豈唯曹生余亦云夫余所以銘也淑人之先有為御史中丞者本父鴻臚鳴贊祐而母王孺人二子存者廷章聘永嘉項氏次廷相二女長適郡諸生陸從龍次未字淑人二十五而封封十六年而卒俱狀云爾銘曰

天奪陳汝乃使汝陳內多顧而外多齬汝亦能愸然於地下耶

## 明故葉母王宜人墓誌銘 代家君

葉宜人卒之又明年某奉朝命總粵師道出宜人里中及門奠而卒哭其孤良材煢然疚也跪且請曰先宜人之所借以亡朽者公吾頷之又逾年天子北召吾雲中過良材則發病死矣宜人諸孫恭煥踊而大哭曰公食我先宜人約耶即先人歿且不瞑以未終大事恨於乎吾首尾不三歲而哭吾姊又哭吾甥哉吾不忍其存者為抆淚志之宜人姓王氏先司馬娶陳孺人生吾兄都

事已遂生宜人生十餘年而陳孺人卒宜人十七歸衡州君衡州君者故文莊公盛孫也崑著姓亡過王葉兩家而先司馬官達慕稱文莊公以故字宜人其孫而家特貧甚僅具薦紳大夫之態與名宜人舍去其故而僇力佐衡州君以勤拮据治生產衡州君始釋褐台倅改大名最後乃遷衡州丞所典凡三大郡號稱沃饒而宜人獨身與衡州君往返衡州君垂槖而受代宜人忻然相慰曰誰謂廉吏不得飽妻子耶吾視往者固日加肉

矣而監司察廉則亡不首衡州君亡何君竟病疫歿宜
人哭且絶者數矣强起治棺歛束裝而東諸守令斂數
百金為賻宜人謝不受是時良材為諸生甫冠也宜人
所以課責益莊於衡州君時良材有子恭煥宜人之愛
恭煥甚夕從師所歸置膝間手果餌勞苦諄悉然語少
不當意即推而下之加誚責不少假顏色以故恭煥與
良材接起有聲而宜人且老數還過外家與諸兄弟聚
讌甚樂也宜人廣顙豐下性剛仡仡不少讓人他諸兄

弟事亡不請宜人不數語而決所面折或小過無憾者恭煥既與計偕射策不第歸宜人迎而喜曰歸耶吾卒不諱不慮耳宜人固强亡疾一日暴中風頃之卒享年六十有五衡州君諱夢祺子一即良材以貢游太學娶周氏再娶沈氏孫二即恭煥次恭炷邑諸生曾孫幾人葬其所銘曰

孤而令者女耶艱而貞者婦耶笄者丈夫耶

王室孺人墓誌銘　代家君

孺人龔氏其先代多顯者至武岡守震震三女少者孺人孺人生而有令稱先司馬之交於武岡守也互賢其子女遂委禽焉孺人笄而歸我靜庵君母曰陳夫人是時陳夫人疾已殆强起撫孺人曰吾乃及生見新婦即鬼耶不憂餧矣孺人歸三日而手湯藥候問安否如習為婦者亡何陳夫人竟捐館孺人所以治調凶事大小咸當司馬公固宦游亡問家人産奉少美輒以付孺人為築室斥買園圃益招婢子日夜紡績殷殷不絶先司

馬復娶於陳為吾母太夫人太夫人後來而稱姑不自安孺人亡閒禮事相推歡甚先司馬既得謝割業之腴者可千畝為義田推賜宗族靜庵君固已吏之而內難孺人未決孺人殊喜曰此愈於葢吾以千畝者先司馬老而安孺人養滫瀡之奉不取備而取適靜庵君既博大多施予而又好客客屨相躡前堂羅鐘鼓蛾眉曼睩徽聲選技易暮為旦其治園池陂陁靜深窔窱鬱宻之勝奪目然規歲入什可當者僅六七而孺人務為敦素

彊本而勝之臧獲耳屬懾孺人毋敢欺然頗樂靜庵君
寛其不敢欺與樂相半也孺人豐容岸坐凝然左右順
指肩脅而共役即靜庵君不冠亡見迨白首以為常後
老且得疾謝家政可七歲乃卒都事君泣而貽書某曰
若嫂竟不待矣老人無所愛餘日憶微時牛衣徒悃悃
耳某讀而悲之度無慰存者謹按所著孺人之行而志
之孺人生以成化辛丑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嘉靖甲寅
十一月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子四人世德南京詹事

主簿配虞氏世業四夷館譯字生女五人適周允元金允治魏希哲皆太學諸生孺人出也世聞世望州庠生女適晉驤許吳其側出静庵君名愔静庵其號嘗一為山東布政都事未幾輒去人或稱都事君云墓在某所

銘曰

室之藏邃兮梓可樹兮孺人之寄兮幽之宫歸兮櫝可材兮孺人之歸兮寄之穰穰兮歸洋洋兮厥配良兮胥發祥兮

## 顧孺人墓誌銘 代家君

嘉靖乙巳冬十月予以使事道家值從子世業婦顧氏卒世業哭予兄嫂亦哭謂予曰吾老矣不忍復能見新婦死又不忍見吾賢新婦死也予大悲懼重傷老人姑為慰語別去後三歲世業貽書狀予曰婦葬且久未有銘非敢以勞長者叔父其幸哀憐之借不朽焉予喟然歎曰是故賢當吾兄嫂意者為誌而銘之孺人太保顧文康公孫女父履方鄉進士贈尚寶司丞孺人十七而

歸世業歸十年死太保方盛時鉛粉紈縠填溢帷第閒孺人幼一無所好弄迺日取女史内則讀之澹如也予兄攜世業抵京就婚太保第衆初望孺人必意輕其夫家孺人則更唯唯共謹追攜歸事二親問安否具膳日務探志弗懈至所以處先後閒益相習為婉孌畀巽歡甚就而不知為太保家人也御臧獲嚴而恤逮鹽米絲縷出入瑣冗靡不經畫静而理也世業以書進譯字館赴京孺人初亦偕既乃辭歸曰君父母春秋高盡維所

以顯之者吾當歸任君役世業徽戀不忍釋孺人正色曰此非所以望君也遂歸逾益共謹朝夕弗懈會世業在館久念父母亦得援例乞省到家孺人疾久之亟强起視世業曰吾迺累舅姑吾迺累舅姑語訖死以故予之兄嫂哭更慟也孺人子一其女二葬附麋常涇先塋之右銘曰

緜緜涇之墟孺人是居毋念爾夫佑爾子女且以慰爾舅姑

亡兒果祥瘞志銘

余舉進士之明年魏安人來京師又明年兒果祥生時家大人方按治楚得報喜曰余昔之夜夢穚纍纍而實者其徵乎遂名之曰果祥志夢也兒生甫彌月而病風氣且絶矣余强投之藥刀圭許頃之咯咯吐也已遂蹶然蘇復藥之愈魏安人念兒乃自乳兒既周歲眉目秀朗口澤蘭發膚玉瑩可念也而性又最穎利言笑儇媚便辟舉止故少於姊然其智足衣食之矣姊嘗衣文繡

衣兒豔欲得之予笑謂兒誤矣非女子何從衣此文繡也兒謝曰此文繡誠不足兒所他日當衣大父衣耳會家大人治餉還見兒益愛娛弄之嘗從書室聽姊所誦詩不一再過輒熟見客長揖畢令誦所聽詩不爽也給事凌君雲鵠大奇兒許以女兒趣前拜曰甚愧毋以報舅許代舅給事乎凌君益大喜亡何忽疹發被體治之不效死死時攬余袂而呼者三意若有屬者家大人時治山東聞哭之慟曰兒在必貴貴則余衣冠而祿者三

世且四矣宜其及也兒以巳酉生以壬子死死之踰月余始過里乃歸兒骨而瘞之先墓之傍且為銘曰

不女殤耶女四歲而遂棄予也將女殤耶後女百歲而死者亦竟何如也有情無情誰為辨之始而若割既而若疑終而若遺嗚呼噫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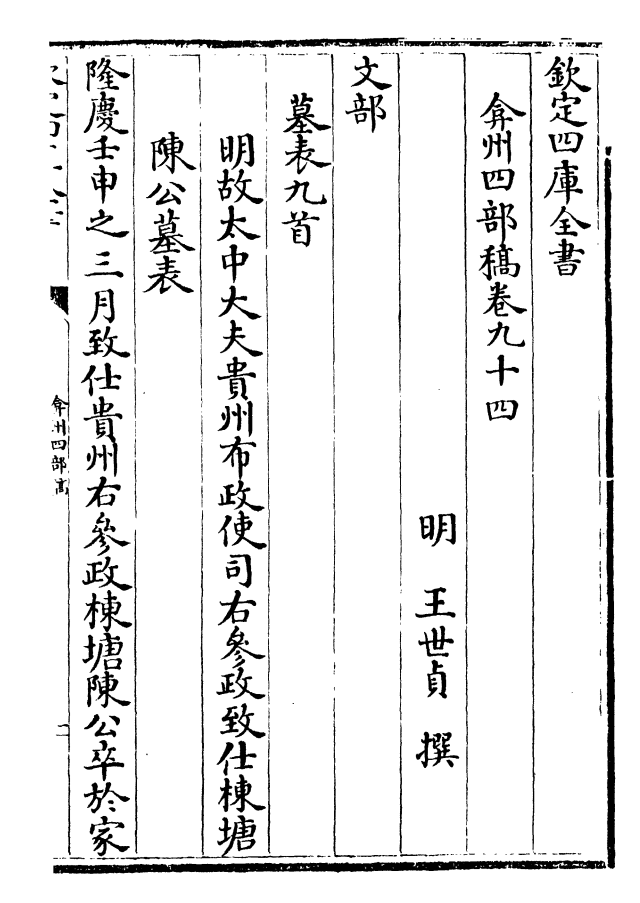
亡兒女埋志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壬子之妻魏安人舉一子家大人喜為祝髪而名之曰榮壽明年丙辰冬十二月側室李氏

舉一女明年從王子青州使院又明年五月女疹夭六月兒又疹夭殯城西佛寺中又明年六月天子修邊怒下家大人獄王子業棄官而北伏闕請代矣倉皇命奴貴爲麥飯二甌食之埋之土而銘之曰

嗚呼從我而來耶胡不從我而去也然吾攜汝來死而不攜汝骨去毋謂乃父薄也以家難故嗚呼鬼而無知也吾安所語汝其有知也自今日餒矣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三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表九首

明故太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致仕棟塘

陳公墓表

隆慶壬申之三月致仕貴州右參政棟塘陳公卒於家

年九十一矣而公之鄉搢紳大夫諸生吏民環顧次嗟而歎曰公胡不百歲也則又曰疇復有篤孝揚親如陳公者乎盖公生甫十月而父承德公捐館母都安人矢天而撫公以長也公自以生不及識承德公覩遺像輒涕覆面事都安人烝烝敦謹四十年一日也舉進士需選則棄之歸省都安人卒毀瘠幾殆服除廬於墓者五載而始出盖嘗走海内名公卿若邵文莊王肅敏輩誌表哀誄數百千首以不朽都安人而公後篤老矣居嘗

祭伏泣祠下孺子墓也則又曰疇復有難進易退恬穆如陳公者乎公有聲邑諸生間為易甚精而屬鄉試安吉廖守奇公材而謂歸安武令當入叅試事且治易也以一束帛俾公贄武令公固謝弗肯往已武令果叅試而薦公預鄉書廖守始得公謝弗往狀不懌至是乃服曰吾不如陳生遠然武令胡渠能識汗血哉公舉進士八年而始得工部主事時且有給事御史選謂少需之公趣辭之官改刑部復乞南為祠部遷車駕員外郎為

刑部郎再改儀部徘徊郎署者十年而始得參議湖省再遷副臬事滿考而始得參政貴省以道遠多瘴不欲傷親遺慨然致其仕歸僅五十七歲耳家食分三之二御史先後慰薦亡慮數四而公無尺字走燕中竟老弗起也則又曰疇復有循吏為德於國如陳公者乎公之攝泉徂徠蓄泄啓閉以時即尊官巨璫毋得越糧艘而先糧艘畢即客舶以次魚貫進不為苛峻以待漕卒商旅懽浹道矣而遠邑埧夫來受役者八百人所募倩而

猾卒持至十金不止公盡革之第徵人二金留郡庫大約人省可八金而三歲獲四千六百金之羨以備河大興公小暇輒召諸生講說經義貧則為繼膏油諸生多顯重者吳太宰嶽憲副孟祺其選也為刑部而王勇者挾戚畹張甚嘗道捽潘御史會以訟事入部戟手語侵尚書尚書第唯唯遣出而中恚甚試以屬公設法捕得之窮治姦狀論如律參議時督太和山不私其山佃入出其饒者俾佐州民役州為稍蘇副使時所平亭疑獄

若而人所縱舍株累若而人至於絀貪墨抑豪右偘偘在法表闔部肅然則又曰疇復有食廉于官于家少老一致如陳公者乎漕河柳植利歲千緡泉夫曠役亦千緡太和山佃入亦可千緡香金稱之公前後悉以歸官中貴人守太和者冀交驩公誕日得公詩袖數百金及他珍物為報公怒欲劾治之急麾出長跽謝過乃已公歸而垂槖蕭條山田百畝恒蕪藿食勿計也有巨商介公友書為沈侍御居間侍御公所厚始心許之徐出千

金為壽公遽入內竟日不復出盖湖俗士大夫以財相高獨見公口不敢及利矣則又曰疇復有矩脩內外行醇懿如陳公者乎公十四而為邑諸生時當護月邑令伺諸生咸蹲踞相辥笑公獨嘿跪不少跛倚令奇之曰是兒國器也盖生平無登變破老之好矣則又曰疇復有長厚為德其鄉如陳公者乎公雖窘無擔石儲然姻黨宗族有待而舉火者公所恩施人輒忘之人所恩施公即一飯弗忘也或謂公當脩郄公曰我固不知郄也

其為長者如此則又曰疇復有博學能文章歙然如公者乎公十歲而能歌詩於書鮮所不讀所著有天目山房存稿山房摘稿和陶小稿見聞紀訓弦韋纂要族譜數十百卷藏于家知者以為有會昌昌黎風公意弗屑也葢九十而讀書琅然不衰所請揮洒立就矣則又曰疇復有見道明性洒洒朗詣如陳公者乎公嘗從學湛氏與鄒吕諸君子游然其絀門户杜口耳要之有當於心者非師友所得與也始而主誠終而湛然忘之一切

世好如洗留不戀生逝不厭嚚其眞有道者歟已而復次嗟歎曰公胡不百歲也盖公嘗從吳興社其社之老大司空蔣公劉公大司寇顧公輩雖少長於公咸推遜公以爲弗如而諸公亦後先物故獨公在公長身玉立鷮鷮若雲際鶴老猶能細書聰明强識好奇之士以爲當仙去不死胡但百歲也而今已矣則豈唯搢紳大夫諸生吏民哉盖天下之人惜之於是公爲儀部郎與試南京知名之士三十有七人而先司馬府君與焉府君

之子世貞嘗按部吳興謹因搢紳大夫諸生吏民之論而表之曰有明賢大夫陳公之墓公諱良謨字中夫别號棟塘有子二人敬則孝則敬則最賢而文其先系配嗣生卒月日詳誌中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墓表

當太僕公之將入給事中也跳弗肯應曰吾必死諫死易耳而以貽太夫人憂何辭不許乃入給事中數上書論事執政固目攝之矣而會敵闌冦塞內傅大都公遂

欲死敵而以募兵出歸復欲以死爭權相不果而遷按察僉事兵備嶺南以去一與其守令議大盜獄不合臺右其守令即自劾歸永嘉歸而自意可無死以終奉太夫人也乃又不勝激島夷難從鄉里惡少年拒走之凡三載永嘉之鄉兵幾振無何竟敗以死太夫人固無恙也且夫士豈必盡用死重哉夫死不死遇也或曰公殆欲以愧夫封疆之臣而失職者則又非也夫公知有君親而已矣奉君則君重奉親則親重死不死遇也公姓

王氏諱德字汝脩世為永嘉名族而其在諸生時美髯皙妍皙若玉雪人固肅然亡敢以狎進甫踰冠成甲第授東昌府推官丁父憂歸補大名公之兩司雄郡理以一切治辦稱又嘗城臨清論功進歲奉而其辨滑大盜獄滑人德之為祠祀焉幾十年而始拜給事中即勸上簡內閣輔臣謂文言而不當用強博而不獲要外廉而內濟欲陰忮而陽為容者非其人也執政固中恧所繇目攝矣而公按光祿即汰其費三月而得四萬金當冦

入公所上十餘事如開北都門入郭外避賊者減京通倉糧價使民得量受食而又薦材士大夫趙貞吉劉燾輩婁當上意比奏即報可所募兵山東為諸道最搢紳大夫交口推公才以當一面而忌者亦時時反脣會新太宰上事公投刺少殺其禮太宰貴倨甚即出公而公素嚴重諸給事偶坐不能得公一語而公闇引其所善論國大計臧否人刺刺不休也故事三司謁臺亡不謬為恭謹前白事若小吏而公其末顧獨捧手而已不為

禮乃至都御史詗公廉檄餘奉為餉且獎公公曰都御
史於法亡獎二司者二司法不得受餉下其金籍之公
部兵執盜民也民亦謂公兵盜郡守為民請持未決而
都御史意公私其部兵則猶以籍金故公之歸太宰移
文留公不得而前太宰復用按牘曰是故强項給事耶
以擅離職罷公公所前募山東兵精甚居自恨不得以
其兵一當敵而其僉事嶺南數選練驍銳以軍法約束
之身入諸猺寨所傷殺捕鹵過當歸適有倭亂乃納太

夫人城而從其宗人豪散貲財募兵為墓井捍嘗一再敗之斬首獲生以數十計最後公雖擊敗賊然失其豪以是憤恚奮益前冀復豪讐而參將鈇兵悔約跳郡援又不至兵既敗公猶手射殺數人罵賊以死然賊自是奪氣竟不能越公鄉而薄郡矣夫公以烏合之衆素所衷等非有國家一節以提衡其命而能用之至三年而亡畔散功雖不終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天子用督臣請嘉公誼贈太僕少卿賜祠春秋祭額曰愍忠官其後

一人錦衣百戸世世弗絶嗚呼公之致身不必在官人主之用公不必及身雖若俱稍後者而其交盡而互報則無憾矣公之舉進士宗人有與時相連者以書為公請公審視之削其請而後投生平杜干謁雖贄帛必却其於進數避不肯就於退則一拂袖而決此其倡果勇奮節激昂豈復有赴會希邁意哉公之歿春秋僅四十二有子如珪舉鄉進士賢而文如璧今為錦衣副千戸謂不佞好談説古今節義事俾志其大都於墓道之石

餘見羅贊善侯布政志傳中

中南黄先生墓表

當正德丙子而中南先生黄君得之舉於鄉以易魁其經十五年而為嘉靖辛卯其弟勉之復舉於鄉以春秋魁其經於是天下知吾吳有二黄者而勉之一再試不利輒棄去為古文辭又工性命經濟之學天下乃獨好言勉之而勉之卒又十五年而黄君尚稱鄉貢士以歿葢七十有五矣黄君意以士不成進士即不能有所施

設即少施設而無為之推轂至公卿者即至公卿而問其所繇起赧然靡以應也其氣且又索然以故終其身袒裼而不悔也黃君之久困禮部也而部有崔侍郎桐者其同年生謂之曰公豈有意耶部幸司務缺肯留佐我我力能得之銓曹黃君笑不顧曰小子欲輕相吏哉且吾苟為而所與者而乃待今日黃君既已久次然其於文章益有聲而鄉貢士皇甫冲王文録少後於君其聲相甲乙時相嚴闈而欲致之謂是三生者久困令出

我門下以顯當重德我而俱莫能屈也黃君為人長身偉貌脩髯目炯炯瞳子類河朔大俠壯時屬其父公異授產與勉之各千金悉裒以寘書於書鮮所不窺而所尤習左氏莊子離騷司馬班氏史詩好稱曹謝岑李王孟諸家顧其所撰詩若文則别為杼軸曰吾得於機而發於機雖吾亦不知其所繇來者安能皛皛傻孟抵掌為吳中名能文章家黃君與勉之而太原王守寵安定皇甫冲涍汸濂皆兄弟又交相貴善也勉之卒而有子

姬水善其父言君恒歎曰吾弟為不亡矣謂其長子道義歿而幼子河水尚少曰吾名當不後勉之今乃爾得非以而輩不姬水耶黄君不好游富貴人所還往獨二家而相次凋謝且盡乃數過姬水城南第愛其花竹徘徊至夕乃去黄君七十五而前後所偕計吏自潞河舍舟躡屩之京即下第躡屩之潞河不乘騎曰若不脫諸生吾必不驕若足以為常至是當治裝行忽屬疾卒天乎乃竟恡黄君一第以死而不令為所欲為且黄君偃

蹇鄉貢士垂五十年而相嚴欲客之侍郎崔欲吏之而不得此豈茍為貴者黄君塟時姬水為之狀而司勲汸志之葢又十餘年而河水之學成内傷黄君意悉取君文若隱居北游閒居客中右閭諸集與所纂校孔子家語兩漢博聞漢晉唐四傳唐詩二選仙家四書大咍小咍録詩説集梓行之而謁不佞表其墓曰含此無以慰地下矣余憫而許之黄君諱魯曾得之其字嘗自號中南山人有孝友至行及他大節甚著其家世勲閥妻子

生卒詳具志狀中

南京刑部郎進朝列大夫藻泉凌君墓表

嗚呼藻泉先生歿而不侫世貞表之曰有吳賢大夫凌君之墓君績學工藝文以鄉舉起家一令巖邑再典州郡奏課第一陟佐秋官歸而為德於鄉鄉人稱之曰藻泉先生三邦之人尊以賢大夫而不敢名而學士薦紳猶惜其晚而未竟用及其歿也則又惜其蚤而未竟享也葢不侫過君郡君病且𢍰矣强其子工部君扶攜出

謁曰公長者吾乃何幸一接公不佞固巳知君之有所屬也君之為諸生甫弱冠而於其業工甚試諸生間往往屈其行然至應鄉薦輙病不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薦應天至會試輙又病不利而又久之始謁吏部選為全椒令全椒民苦養馬土豪詭為邑供丁而以馬役貽下農君至則首革供丁曰吾無所事供也為代下農養馬則又約束其寮曰毋行落課常例也則又時鬻其老者俾易駒而為處價以備

俵曰毋令而陪償也償少盈羨悉登籍著為令邑自是無馬害矣君又以時立社倉出粟予貧民貸其子錢議丁糧省里遞抑斥姦吏鉏强猾邑政大治乃稍留意學官脩禮教之事尊故王文成公以配歐陽文忠公曰此二公牧同地也而會河南寇師尚詔反聲言破鳳陽高牆擁諸王孫度藕塘且突全椒而南公從邑中少年五千授甲置陣為三覆以待移文御史所遣二指使掎角前扼賊衝賊逡巡遁去畿甸卒以全椒陴云而吏部課

令最顧僅得沔陽守沔陽名為饒而困澇君甫至監司
檄徵積負五萬石君曰是無奈澇農何行求富人代為
券約以樂歲取償而身勞勉之頃完其半以報監司大
悅檄旌公力辭守不穀何至代民受旌也沔多客籍皆
饒樂而土著民不勝役則相率跳它邑自隱君悉遴客
籍以次受署役則土人稍稍歸矣公又築下流之堤以
捍荆湖漢沔諸水水暴至不能損稼人相率呼凌公堤
云有護衛指揮某藪大盜而社其國莫敢問御史以屬

公畫策立就逮窮治枝黨無遺公前後州邑薦剡亡慮
十數獎慰褒下稍遷同知廬州府嘗受檄清理鹺務宿
弊為洗探三殿花石以身先州邑吏而設法委曲處之
甫三月報完詔賚金帛加等有居閒而橐金於茶及酒
者君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而君不以自多曰吾
愧夫逆絕暮夜人也用治理卓越上聞擢南京刑部員
外郎君故倦游而屬喪母王太宜人過毀瘠疾服除治
菟裘為終老計太宰胡公與君義故移書趣之出公謝

曰身業已有之不能為宰公失也會東宮詔恩進金緋
然亦不時時服幅巾白帢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
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過
是已又好禪悅然若有悟於出世也榜其居曰淨因齋
更稱淨因齋主自君之先有時中者為元秘書少監懋
翁者為翰林直學士至明而諱賢者以應天治中直諫
謫章皇帝思之為賦招隱歌命行人召還俾佐大司馬
理御史臺事固辭書賜老堂以賁其休而子晏如繇善

書起驟拜吏科都給事中擢右僉都御史有名臣風凌世世受儒三傳而練溪公震仕為黔中校官最不達而最賢最名能文章則君之父也君於詩文少受其父指而又多從文太史劉司空數大人游弘嘉之際卓落諸名家皆其所寤寐交者也又獨推史遷氏非陽浮慕之要有以心得者晚乃多病不數為詩其傳者三百餘章皆有唐人風至論詩十法鑿乎其言之也不佞蓋嘗敘其簡抄謂用脩而在即亦櫝其含諸君名約言字其得

年六十有八以卒有子廸知成進士為工部員外郎述
知為光禄寺監事遇知遂知俱遊太學諸孫十人皆彬
彬世其風吾所謂君位不盡酬才壽不盡配德名不盡
彰實以為恨然大較備有之故為之表而且以君之所
未盡屬為君之子若孫者

明奉議大夫福建福州府同知會和邵君墓表

先皇帝時予以按察監青州軍事而劉公丁公後先為
中丞巡撫其人咸寬大好行其德而御史某子甲取一

切苛辦毛摯為治吏所當劉公丁公則競為掩覆以見長者所當某子甲則競為操切以見才事不兩值則兩濟而各以其重稱事兩值則技亦兩困竟用是失意而敗甚者或屈二中丞之好以徇某子甲而獨青州之安丘令邵君為不然君於寛務施於邑之外所謂赤子者於嚴時有所用以警猾墨吏而提衡其中豪以上然寛而稍振以節嚴而力除其細以故安丘之中豪大吏雖內懾邵君而亡所怨其小民愛邵君而不敢以狎待即

二中丞某子甲亦不得以其好名邵君總其凡而旌之
曰賢邵君之政可見者時徭役平稅斂能使其民欣然
出其財力以輸公而家更足嘗取桀黠媚上官人王佩
置之理其人至死不敢以頰舌報君畫策捕大盜董贇
王學古受上賞御史何廷鈺者議海運以委君君為條
析其不可狀上御史意殊不自懌無以難也然君竟用
踽踽自好鮮內主擢廣西之上思州守以去安丘故多
盜安丘令在按察業不虞安丘安丘人知有令亦不知

按察也安丘失令桴鼓數起盜行刼城中按察始日夜
拮据治盜安丘人亦始知按察矣邵君諱大章字本中
世為錢塘人有聞者君以明經數冠諸生舉鄉薦起家
桐城教諭柬贄不行遴其秀文而貧者躬誨之以最得
安丘令自令去為上思守不夷其俗敦信興禮翕然向
化其治大約如安丘以才移署橫州治狀加上思以最
得同知福州府駸駸顯矣而君竟坐觸瘴多四肢之恙
即上疏移病歸人或謂福善地同知尊於上思守胡歸

也君笑曰吾不難上思而難福哉吾病自不任耳且也不欲以吾內而殉吾外君歸之二年而母瞿夫人捐館君柴毀支骨又以身襄事往來山中痒劇病卒春秋僅六十卒之明年而余起廢条政浙江當君之鄉意稍徵君之所以令安丘者自益而已矣君年六十不為壽官五品不為貴有子四人雖閒補邑諸生不為達能自致其寛嚴之適於安丘而無所取上官指天之報稱循吏抑何寥寥也彼夫張湯杜周之徒急於用以民命而塞

人主之指然皆終貴至公卿子孫相印侯國不絶又何
如其說也余竊有慨於東故爲采安丘之政之最著者
表其封曰嘉靖中循吏錢塘邵君之墓

明承直郎刑部山西司主事梁公實墓表

公實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
又傾燕中人而居恒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
閒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媮快曰世故
有人哉而郎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

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輩為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甚工既歸乃杜門庋圖史丹青彝鼎之類一小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罳

囂然不屑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干旄門相踵公實則以一蒼頭謝飢不任客鄉里紈袴子跡絶不相聞而潦倒書生挾冊剥啄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閒從遊其於鄉師事故黄文莊公佐而友黎户部民表嘗與民表約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没探句漏令丹鼎廢幾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為徙而公實亦意盡乃

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故棄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葢謝棄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緼而卷若不觸手聿弗受濤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死也公實所為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公實不死也記之燕中從公實遊間過飯一肉不能再簋旣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為恒青衫沓拖其當繡處時齾

殘則縷以絲縫之而問其家世故嘗貴為諸生日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詰之則笑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公實又性不好食酒事太夫人篤至蘉蘉齋慄與諸弟季友愛甚昵即獨飯飯弗甘也又慎飭於言行不侵然諾取予一介不茍自吾黨之工於詩不走而其為人毋工於公實者公實好言數又能相嘗一夕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奈何已又謂予曰惜乎子之不得志於年也子而年疇能跡子武乃又黯然而歎曰吾先二子

往其誰為驗者盖公實殁之六年而宗臣亦年三十六以殁又十五年而余尚在顧且老無所成乃因公實弟有貞之請而為之表其墓曰明珠珊瑚若然夜光粤之南在在藏而孰與夫公實之骨之藏公實梁氏諱有譽别號蘭汀其父僉事公世某為南臺察以諫稱太夫人某氏娶於某某有子幾人某某餘詳誌中

李大夫張太恭人合葬墓表

于鱗為古文辭其傳薦紳先生至人讀而驚曰夫夫古

之人也耶乃于鱗之祔太恭人於李大夫葬也而弗自傳也謂正甫不朽先德哉俟而銘以窆謂世貞幾其於今有狗也俟而表以隧則又曰傷哉吾先大夫之葬而孤尚稚也蓋弗備是矣則又致略曰大夫諱寶字來貢其先長清人至大王父禎而徙歷城之龍山禎有子曰端少孤移著郡西門貧不能自活間與所善博徒博一夕而箕錢十餘石少息之遂爲西門大賈徧視里中才子弟令操奇羸無不人人累千金端故以末起然爲人

好施尤急喪葬予棺槨以為常歿而諸小賈暨喪家竊祠伏臘之矣大夫擁父貲為豪解音伎善酒嘗得駿馬客四十人人與觴敵不醉一補郡諸生不成用貲再補德懿王典膳正非其好也每朝會當上食輒引病不受署居恒謂酒後氣吐哈作雲壘狀觸人安能銜三寸日屏息王者前也故父券僅萬金一夕慨焚之曰奈何以先人之德任怨令閭里匿影避我為盡落魄用酒挫産以卒凡三十六歲前已娶故郭恭人有二子矣暨娶

令太恭人張氏十六而稱為人婦若母存者忘亡二十八而失丈夫後有三子併前五矣三十六而失姑楊太恭人益稱母抗二子法於三子咸夔夔齋慄也于鱗既壯大補郡諸生然益貧三剪宅而始獲廩縣官太夫人所日夜績而佐于鱗誦者勞可知也于鱗成進士為比部郎順德守太恭人咸從不以四簋傷于鱗廉遷為陜西提學副使遠不克往于鱗居邑邑不樂遂乞歸凡里居者十年而用薦補浙江進左參政最後為河南按察

使復迎太恭人養太恭人之所從往者欲以安于鱗其處也為于鱗子子也太恭人素內實不泄一夕暴注遂不起凡七十四歲大夫之一再受封為比部郎順德守太恭人始封安人進恭人以于鱗故咸稱太子五人諸孫七人曾孫五人于鱗者大夫之第三子而太恭人之最長子世所稱李攀龍先生者也不佞世貞竊謂司馬氏之著於遷也而有談也班氏之著於固也而有彪也其自敘彬彬乎文矣乃于鱗之不自傳何也然亦敘其

略焉大夫之以俠起而弗永盖稍異二氏乎論德則大夫弗矐論功則遷固匪劇子哉于鱗矣乃太恭人之淑行懿敎何愧孟母焉敬為表之曰是墓也濟南李攀龍之父若母藏而吳郡王世貞之辭

贈吏科給事中古溪石翁墓表

盖歲著雍之執徐而王子治䰰行部東明時給事中石君星用直諫罷而員外郎穆君用救石君自罷王子為之表其鄉曰忠義而石君弗謝也拜而曰星之獲稱人

也則以穆君故而穆君之獲以星人也則父穆大公故王子乃爲之叙穆大公而石君又弗謝也拜且泣曰大德不再而不肖乃欲三之以吾子之幸不肖也不肖有父葬且十餘歲而不能光昭其隱德而以累吾子則又拜曰不肖非敢後吾父也以托於子者深故難之難之者慎之也王子乃又讀其狀則石翁者少業耕而用其閒受經里中師通大指又能爲司空城旦家言補邑掾諸邑掾好家於邑而舞文利相髙又相傾也翁少之歎

曰近法失人近情失身吾兹有以衷之哉顧書天理二字掌間有所不得意則時時俛視掌而邑故有牘紙賦直爲百金而領是役者率十倍償之家比破翁言於令曰奈何爲姦胥槖計悉裁之有法至死者而吏据讞案持不下陰愒曰不與吾百金吾能死爾翁聞微以風令悟促具獄出之其人暮夜袖金以報翁翁笑曰誰爲若德者非我也不可示之掌而走凡翁所更事三令大指佐以寛劑法而行即令有過舉未嘗不請間切諫也退

而立衆中若膠其輔者民怪令之騶過騶吏不知吏所繇令亦怪民之旋毀而旋賢不知所繇賢以為翁無泄也益親之最後令稍汰翁度諫不入陽為醉墮馬傷者令強起之則卧而吁曰股廢不任矣居一載所令賄敗諸用事掾亦敗而翁徐起從里中社飲甚樂也翁既以勤累有田三百然多瘠滷而念其二兄貧為人傭作即瓜分之而取其下者給事甫踰齔授之書指以古賢烈丈夫事曰而壯能之乎給事應曰能翁起摩其頂笑曰

吾不能辨于公貲高其門而固能自高也給事舉於鄉遂成進士翁即貽書戒之曰吾生無他惡獨惡官而槖者若慎之不爾吾不而父也始隣有鬻於翁者其券巳入翁而弗徙也至是人謂隣當徙即隣亦願徙也公謝曰鬻者不徙而今胡徙哉且吾理久非不能得之夫欺人之與見欺人也其較可辨也盖未幾而翁捐館矣翁樸直亡它賜不侵為然諾其所與必死友給事後直諫得重杖創甚而穆太公輕千里裝重以其子護給事歸

且曰而為而之友吾為吾之友而已閭左張朝用八十亡子盡鬻其田十畝而來視給事不知其何人也曰我而父友也俄告去不顧翁晚游海頭集而樂之謂給事曰死葬我此地遂與其配燕孺人偕窆焉翁歿久之而給事再起贈翁如其官孺人亦獲贈如翁品給事稍稍遷廷尉矣而尚窶不能高其門曰吾以媿于公之子定國王子曰不然也而翁不能高其門為不媿于公而不能高而翁之門為不媿定國乃為之高其墓道之石而

表其行翁諱魁字國士别號古溪卒之年六十四其世系具志狀中

贈中憲大夫邵武府知府吴公暨配李恭人墓表

蓋參政君之葬其父邵武公與李恭人也時猶在諸生云既服除而領楚薦第一連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典内制始謁太子中允尹先生臺誌其幽而邵武公猶稱處士也既參政授給事兵科外謫浮沈者十五年而以守最封邵武公如其官邵武公之不為處士也與李恭人

之得為恭人自兹始也　天子固嘉之其於公則曰耆賢龎德斂福茀耀於李恭人則曰冲惠儉勤克相誨廸參政既感上恩德思所以侈大之而又念兹遘之不易屬其友人世貞官比壤乃始以狀與誌來請曰子幸為我改樹墓道之石按狀公諱顏字宗魯其先自嘉興而徙興國州者曰賢為公高祖賢子仲容仲容子澄澄子義於公為父公固少穎慧善讀書以奪於家故不獲竟嘗從其伯父傑官游燕蜀間已行賈吳越其於治生御臧

獲折節賔客皆能依傅禮義稱為不悖書指尤喜脩隱
德從弟憲少寠未著博士聲公獨善視之曰是能使吾
昊有聞者也而憲果應偕計高等人謂公且重獲憲報
公笑不應曰吾知憲吾從季不知吾故善之又嘗子其
族之孤者授室矣立而後遣之曰而家鬼不可餒也旦
得遺金於道且數斤俟其主而還之欲以半為公壽公
謝曰使吾利而金寧俟若耶自是每過公門必叩顙徘
徊久之乃去公雖已老有家而出入恒徒步人謂公豈

無以為騎耶公曰出而騎而齒有加我者我何以安於騎也且吾猶任徒步公之為長者如此楚俗淫於祀公獨絀他祀曰舍吾行而憑神神詎福我不然我之禱久矣衆强之弗得也以故里中大小習公謹雖親信之而弗敢以狎加公公之諸為德則李恭人與有力焉恭人於內則多所闔合年四十而內外親罕覯其面屏以外不聞謦欬也時時勸郤武公諍於族寧宛毋寧訐其遇閭黨寧下之毋上之公以故益力為長者恭人尤能調

和其先後至廢著人自相勉曰庶幾異日不隤室如李媪哉當李恭人歿先公一歲其年六十有七而公之年六十有八是時有子四人其長國佐夭而叅政尚困諸生里中爲咨嗟涕洟曰是何以死也夫爲善者曷徵哉而叅政之領解也與成進士也乃俱加額曰爲善者徵矣是可以死也則又疑之曰造物者果徵善而胡以弗及二老人之身也夫豈惟公里中即不佞至今猶疑之雖然積厚者流必長樊侯之樹漆易世而後獲其用而

況於樹德者哉夫以公之為長者不能出其里李恭人之為淑不能出其家而其效使人主知之不曰斂福弗耀則曰克相訓迪胡以云善弗徼也且夫緩而弗與者天也參政之贈公與太恭人後名位日隆隆起行貤恩矣而其仲國化亦仕為楚典儀正諸孫九人曾孫男十二人穎異能脩其家言者相比也柰何以緩疑之始吾友李攀龍者用順德守最追贈其父母如其官秩而世貞為之表其墓然天下不謂其先人以順德守顯而以

攀龍顯今於叅政亦云叅政名國倫其諸孫子女詳具

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墓表十一首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滙張公墓表

萬歷之改元蜀張君佳胤部吳而謁余以請曰先大夫之葬也木拱矣而始藉天子之寵靈得亦稱都御史墓

顔且益拓矣敢藉子之一言以重余聞而悲之夫張公者故蜀才子也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指家所奉像而謂父守拙翁此何像也翁曰而大王父也公笑曰何所從田舍翁服而不具冠帶為翁心怪之自是口授公詩古文日千餘言輒成誦尤善為儷語邑吳令者聞之抱公寘膝上屬對對輒響應不窮間以奇詭令為絶倒曰是兒千里駒也公受里中塾毛詩時時發難難其師不能射輒引避所避師者數矣張翁知而持杖扶公曰孺

子何知故難先生避也公伏杖下曰此非兒所强也夫避者不師師者當不避張翁笑釋杖起而間知邑諸生胡賔岳為毛詩獨異又嘗得公文而奇之公乃從賔岳游可數歲意不懌取六經左氏史漢韓柳諸家言稍讀之以自廣其為經生業鏗然古聲也乃始喜曰吾竟師吾耳公之甫冠試即屈其儕伍食既縣官前後學使者張邦奇張鯤顧陽和皆名能知人咸録公文以式顧公至語人蜀僅兩生耳其一為公其一左綿胡汝霖是歲

當省試御史賢公文而對策擻省吏手不可得乃遂首胡君公自是應省試輒不利至十上十報罷居恒慷慨歎曰夫蜀自守文翁作之稱彬彬多士矣即司馬相如揚雄王褒李白之倫亡大貴顯者然不至併一官而靳之若我也最後有子即佳屑稚而文公撫之喜曰兒有貴骨不至作我我且為吾眉山氏洵者耶乃稍稍棄其業從高陽父老酣飲擊筑為秦聲自快公既於業不利而所著作傳人間學士大夫猶喜習之蜀有兩楊君慎

及名先後以再試高等取狀元及第顧獨推讓公曰使張生與我鬬泜水者壁幟非吾有也公竟不得成進士及佳胥之成進士而後卒卒年五十有一耳公之為古文似韓也乃又似蘇詩歌爽朗清逸有襄陽藍田風為人篤孝純中居守拙翁母劉喪易戚備篤顧大治墓楸石盖斥旁地曰毋令守令上吾冢無容車地也而其服御居舍亦時飾治如貴人閒橐裝則日削以佐客會矣佳胥談公事已又皺皺然涕淚沱也曰百不肖何敢望

吾父且吾何知難吾一再試而第不數政而猥被金紫而令吾父老死黄卷青衿間也則又闕及張公先事曰張固多奇吾先始祖天性楚孝感人避元冦入蜀而宿舟黄陵廟夜有呼天性者曰吕奉里宜孫子三呼而以黄土投舟天性起奉土而趨至銅梁愛其山川人風盧之之牧豎所問地曰此吕奉里也以土黄一名黄泥垻天性取所奉土而驗之色一遂家焉數傳而至守拙翁巽逾四十無子祈子土王祠有異鳥翔於牲不去翁筮

焦氏易得渙之咸其繇曰白烏翔餌烏呼其子旋枝張翅來從其母歸而母劉姓公矣公之鄉先生度正侍郎者仕宋為名臣墓蝕於寺公行求草閒得斷碣敘穴所甚詳奮謂寺僧度氏以侍郎墓故置守寺若輩乃以寺泯墓耶不復墓閑之官立死僧懼為讓地復墓公以一少牢醴酒酹而帥邑諸生請監司為立榑楔歲時享祭如禮當公酹之夕也而夢有冠而袍笏者呼公起公起則聞庭中言曰微公吾鬼遂餒敢報公以白馬黃牛公

莊牛馬適有歲以為驗而會佳胥令滑而迎公及沈太恭人養公第令太恭人往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引之者傳於岸以免滑大盜劫令令自拔騈鍛閭卒擒盜公聞而喜曰吾今乃知度公謂也吾婦舟而脫黃牛之阨吾子令而脫大盜手夫滑古白馬地也更以一少牢謝度侍郎而貽書滑令云余乃歎曰甚矣張之多奇也夫豈亦巴族廩君鹽神之遺敎耶此無足深論乃公材未究試以璞貽子子為球琰上成公名如公所自擬蘇徵

君洵則誠有足多者故為之表曰明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滁張公之藏而文苑循吏君佳肖父公名文錦字素卿南滁其别號二子曰宗肖例授太醫院吏目次即佳肖餘具誌中

明故封奉議大夫水亭王公墓表

嘉靖丙辰余北察畿獄抵魏而是時攝魏守者太原王明輔治為三輔最明輔前已守鄧有聲其家大夫水亭公即邸邸焉郡吏民亟稱明輔賢至謂明輔所以得稱

賢用大夫教也大夫業六十余以文前為壽久之而明輔擢守吳就遷為吳使者當守日大夫若來就養者居半歲所曰柰何以四簋食而廉也則又曰吾鄉者虞吳劇乃不虞劇矣去矣毋所事乃公矣明輔歸大夫晉而其治吳盖赫然人且曰明輔非用大夫賢也明輔之語人曰家大夫實教不穀也盖大夫少嘗業儒矣一不利有司而投帙去曰男子無所不見才焉用是齷齪儒者為而其所入貲充外臺祗使亦足以有官矣久之謁選

為順天義豐驛丞義豐傳順天而又當孔道猾胥把持吏而食公抗以法亡所假借則羣馳臺察而構公臺察曰是夫辦吏也不聽則又構公於詗事者行逮公公縛箠逮人曰緹騎緝法不出都城而今出都城豈敕使所奉天子命耶諸猾胥咋指竟伏公矣天子行幸楚巡撫張公計當所出道供張以委永平倅與公倉卒責一切治倅恐欲逃公曰毋恐也走扈從最貴人所矯以張公欵曰不腆牛酒勞下執事今萬姓之命懸貴人非貴人

不能安全之貴人恱而爲保持公竟以倅免總督守中者幸帥也而才公檄之幕公固謝脫身去亡何總督敗諸幕中客多從坐者公自若以無害遷眞定豐盈倉大使滿歲爲直隸北峽關巡檢竟公任所轄無盜竊即非所轄而盜竊者近北峽輒覆御史數上課當遷然公居邑邑不自得曰吾嚮者易謂男子自見才夫男子安能自見才即甲科假毛羽之耳故其丞義豐日雅已奇明輔禮明經師誨之髫齔矣歲己酉明輔舉鄉試高等公

視槖中裝直百金歎曰兒幸且貴是百金可田矣安能折腰督郵前也盖公歸而明輔舉進士遂以大名丞階封公奉議大夫公不以貴色喜所與交賤而少我者人有德於公即毋忘公有德於人固忘之也公固以纖嗇起家推明十一消息不妄費然至歲飢悉斵粟予貧民又悉瘞郊寺諸寓棺無家者人為置薄酹明輔之居官數更沃地公尤能忍嗜以勤佐其廉中一中讒而歸就理公陽為不善也者而伺之槖枵然也而更予之明輔

事既白繇山東叅政屢遷四川右布政使以便道省而
公病明輔謝蜀候吏旦夕醫藥間然公竟病劇以卒公
諱尚智字哲夫其别業有水亭遂自稱焉先世交城遷
太原之陽曲遂為陽曲人大王父琚邑諸生有文以風
痺廢王父鼎賢而享年為義官娶於米封宜人媵汪氏
蔡氏子男長即明輔也名道行娶於楊如米封次太學
生道明娶於陳繼娶馬汪出也女一歸邑諸生張紹祖
蔡出也孫男一育才府學諸生曾孫男一女一尚幼公

生以弘治戊午十一月十九卒以隆慶庚午六月一日
春秋七十有三始予壽公之十又四年而公卒卒之年
而予自吳藩遷臬晉爲文祭公推公長者又以明輔請
據臨洮守唐公之狀而表公新村都之墓凡三易辭而
無愧色噫公可瞑也

明封文林郎浙江處州府推官東林張翁墓表

封處州府推官東林張翁卒之七閱月其子職方君振
之合其母郁孺人葬於鹽鐵塘之左與振之善者太原

王中允錫爵誌銘其幽矣瑯邪王世貞復為之表曰有吳君子張翁之墓葢其文曰張翁者諱士鏜字尚聲吳之太倉人也始張翁學書不成去而為賈不成又去而業耕乃成耕張翁所以不成賈者意不欲以什一息傷其天務為忠信不二價而生數奇所游淮揚徐沛齊魯甌越間足跡幾天下三之一而計其贏不能當其出槖日以益損至於耕則心通凡賈勰氾勝周俟諸家言種播耘耔收穫之畧益曉便習又能出勤力佐之旦夕饘

粥外稍稍具室廬伏臘之費矣乃又能以其羨資振之
負笈成名儒舉甲第為循良吏有聲入拜御史按三輔
漕張翁雖用振之推官最封如其秩然業以稱御史父
而又大耄有司禮請為鄉飲賔守相臺察干旄日至其
門張翁數使人謝病不恒見也當耕時輒戢身之村所
質明起察塍甽午息陰下野老具雞黍欣然為盡閒行
城邑中裋褐馮小孺子姍姍儒步望見貴人輒走避即
不知其身大父行且鈞顯也張翁固以謙約率素起長

者聲然中安之非以為美其待人恂恂殊謹至於所親
知不能腹藏過也即所謂守相臺寮者一再見之剌剌
吳語皆細人疾苦狀絶不及私故諸公多張翁之直而
忘其忤其從叔父李兄若舅後先死翁質衣從富人家
得子錢營葬具所養内外孫獨若而人脩治橋道予貸
隣里即貧時行貴而益之不衰張翁中形短小骨勁聲
聞數百步少年時固已善病五十大病幾死已而愈絶
不復病美食時飲目光奕奕射人髮强半復黑皃齒白

若珂雪振之以御史謫稍遷佐撫州守念張翁老忽忽不欲行翁曲躍咤曰使吾佐撫州日行部夜察牘固一切辨何至不堪卧安瑞州養耶趣與偕之官然亡何竟病振之為請急以張翁歸道卒時年八十六矣有子二人長撫之太醫院吏目次即振之自撫州歸遷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未上餘具中允誌中書不云乎予攸好德不佞世貞既以美張翁墓而為記大都將以其好示吳之為賢士大夫父者

明故楚峰周翁墓表

當遼古初所記説無懐葛天氏者其人豈盡師授大道哉其渾淪無琢之天偶托於身以游於世如是而來如是而去不得已而示去來之跡然其跡亦若有而若無此其合於道為獨至而自西竺古先生教來値於渾淪欲盡之後實智導而愚權攝洸洋變幻不可窺涘然其要指不過曰不思善不思惡如所記説於無懐葛天者而已彼其已有所知而逆錯之欲有所詣而後脩之猶

尚優然能補於其既琢無闗於其去來不知其值於無懐葛天之際又何如也余既持是説以求契乎古先生之教而竊難其詘倫物離常用意不欲使出世之法遽離於世外而其教則僅有所謂維摩詰者至中土而稍稍有龎居士出最其後如何允周顒裴休李和文張天覺之類固不必其身為應現而於去來之間亦若有能自主者矣當余之世度不得其人以為余導師而滇人周廣文紹稷交最厚嘗以書與狀來稱其大王父事而

余始益有以自信周翁少嘗業舉子已棄去為詩詩得一二語奇絶則拊掌大笑以為生平快而不墮綺語戒啜少酒啖肉而不墮飲殺戒嘗三娶有六子六孫五曾孫三玄孫而不墮淫戒其治家不問生產有無生不識衡量而雅好施有輒散之貧者取諸周翁若寄也與之語多笑或試而調之亦笑或姍侮之詈辱之亦笑當其熙熙怡怡時若令人不知有人我者晨起輒誦彌陀金剛觀音經一卷時忻然自得曰吾豈藉是為行資哉吾

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庶幾如是而已年八十餘至以壽膺冠帶而上下峻坂間若飛燈下作細書與客談亹亹不少倦先時嘗寢疾晝有胡僧入室合掌作禮倐不見憂之謂翁且逝矣俄而疾瘳又二年翁以清明日上冢訣辭祖考還謂其婦唐孺人曰彌陀迎我矣又明日曰觀音舍利亦至矣又明日曰觀音食我一芋謂我勿茹葷齋五日西矣自是每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弟誦七寶如來名號自誦金剛經端坐而逝翼日體香

潔如生嗚呼余固不能得翁之所以來而竊有窺於其去真所謂無罣礙者哉紹稷又亟為余言唐孺人之與翁事也嘗七夕偶坐而偕覩空際有金橋為洞者七欄者二十四以指語左右左右即無覩也人或以境病之大德有言愚者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悟則魔境真也不悟則真境魔也夫唯徹於此而後可以語境哉周翁諱玉字廷璋别號楚峰居士世壽八十有七諸子及孫有顯者詳見志中余皆不之及而第取紹稷之

所述者表之墓欲令世之人讀而知補其已琢之天歸而之於無懷葛天氏非難也

明故潛德耿翁墓表

耿氏其先扶風茂陵人也漢有彥明者徙東鹿為東鹿人而喻縻侯况好畤侯弇父子一時並積戰功開大國而諸子孫鵲起至二大將軍九將軍十三卿三駙馬都尉他為中郎將校尉刺史二千石又數十百人幾與漢相終始而後有耿紀氏者不忍負漢而為曹以節死其

族遂廢徙於滑遂世為滑人殆千餘年而始有潛德耿翁耿翁業閭閈自若非有所負挾而邑之人遜以為大人長者其起由孝弟力田而遂用本富甲於鄉目不甚視書而談摧疇曩策世事唉古閒盡雅語翁年八十餘有三子其二子各有子成進士起家尚書郎以其官封其父少子為諸生負儁聲邑鄉飲延翁為上客罷飲歸則二子從諸孫謁迎扶侍而入翁笑謂曰居嘗讀漢史先隃麋病好畤諸侯佩銀黃拖青紫而侍醫藥當世豔

之今吾幸尚健而若皆封君也又而子以儒起吾不知視先隃縻孰快也居久之翁乃物故盖年八十三云而婦孟夫人亦年八十四以卒有四子自封君滕節外少子思愛繼舉鄉薦諸孫十八人成進士者隨朝至湖廣叅政隨鄉至右僉都御史立南北鎮撫勛隨孝為指揮僉事隨相為鴻臚序班徹者亦郡邑諸生曾孫十六人咸彬彬世衿裾業鳴呼國家輿巖穴士士角材而始顯非用門閥映藉也則耿氏之貴盛奕奕雄漢當倍蓰矣

吾故表其事於耿翁之墓以示為耿氏後人者翁諱潤字天福里人稱之曰潛德先生其事行詳見太史所撰志中

處士友荆王翁墓表

自太子諭德王君元馭貴而天下知有友荆翁翁諱其字以東為元馭大王父也後元馭成鄉貢而卒卒一歲所而元馭以會元及第又後六年而次孫家馭復以掄魁成進士又朞年而翁子封諭德公始克葬翁其鄉祖

塋之兆而屬不佞表其陽不佞蓋聞之左庶子申君云翁父自然公之老也分授諸子田宅盡予伯季善處顧獨內奇翁且欲以觀翁之為人推下產與之公受弗辭曰微吾誰為任下者顧其居濱海益遠鮮士人易豪也行求白地若甌脫歲力耕少熟得餘鏹以賦予子戶而役之積魚鹽之羨以佐耕而業益驟起埒素封矣念伯兄老而廢受產不給也歲割旁拓田贍之而任其稅有從子及寡姊寄食翁如家翁為人倜儻饒智略決策利

害出入析秋毫所任使僕卒不爲機防務以盡其技而其末歲家益拓益務好行其德有貸翁千金貲而敗者窘自歸罪翁第促觴觴之立爲折券嘗遺鏹千緡於市市人得之識爲翁藏以歸翁翁繆驚曰吾固無遺鏹也且入若手即若物而何溷我爲竟謝不受人或謂翁起家積纖累微是不可當數歲力耶而奈何棄之若弁髦翁笑曰非而所知也翁性佚宕不爲城府刺刺面詆人過不少避以故其鄉黨爭嚴重之而不能無怨家時以

法中翁翁亦不為較生不業儒顧獨好儒以授封諭德公且就至元馭兄弟而大就翁得年七十五始娶徐生封諭德公名夢祥繼娶陳生太學生夢臣皆能以儉德成翁名元馭即世所稱荆石先生錫爵者也家馭令為膳部郎不佞嘗讀陶朱公傳以長子從起家覩積貲之難而知不能揮其易翁所謂積纖累微者也乃至不責償千金不受弁錙彼固仁心為質欲以厚收薄毋亦其恢廓大度足稱創家主耶吾故表而出之以愧夫齷齪

繆為恭謹者而復為之語曰水有本木有源以為不信視二孫子之賢

明故贈中憲大夫贈江西按察副使北溪董公墓表

有丘翚如於陽瞿北之長岡者曰贈江西按察副使董公之墓董公之去霸州吏目而歸歸而没也以子中丞貴得户部主事贈尋又得今副使贈凡再命矣而其葬猶稱霸州吏目也中丞盖追思不忘而以屬不佞謂先

大夫得藉天子之寵靈以有茲贈而猶因循故號無以顯揚而光大之敢請辭而文隧道之石不佞謝不獲則謂董公之始為州吏目也實吾太倉而是時不佞初就外塾從里中師即聞里中師稱董吏目者賢幕也而今狀云公之吏目於太倉嘗跡島盜之謀行剽者從壯士搚之盜魁就縛立解散其黨沿檄築崐山城其所分功獨巨而獨早就身旦暮版築閭役夫不待敲扑而集其上官器之復使覈崐山賦公窮搜其弊源一切伏賦悉

出即大豪亦惴惴受計矣凡半載而聞母喪號哭即日就道去其吏民無所從聽之言也不佞則竊若耳之矣夫信而傳信也是故其狀又云公之至自太倉則扶服委頓者數矣而又枕苫數粒而粥遂感瘻幾半歲有異人脉之曰是非可以藥餌加也吾有灸而不損砭而不深入者問公歲四十八則以紙如其數覆穴而以箸一枝裹其銳濡油然火透紙爇如灸而紙不傍爇如此者數處拊公背曰趄趄期後三日當復來後三日不來而

公起跡之無有也公自是健履矍鑠於未疾時里中俱稱公孝感所致而公免喪謁選乃得霸州霸為京輔郡然其人多自腐入為中貴人從舍人兒暴横閭里公一切裁以法亡所縱舍相率戒避此青衫掾公又勤干掫抱鼓鮮敢發發又輙得以此負强幹任事聲而會有嫠婦縱他姦私事惡其兒妨之首兒大盜業誣服矣公察其色疑之為辨釋坐婦姦論遠近歎服為神明巡撫都御史俟公位薦公材於朝故事薦不及州邑佐而公特

被薦見以為破格旦夕超用矣而狹中者不能無忌端公又以豪摰果勢逆之以是間有齟齬公意不自得喟然歎曰七尺吾受之父母而以狗人馬足耶遂移牒乞休解槖中裝僅俸金三十耳公始娶劉繼娶王皆賢淑而無子其媵孔有子即中丞少而穎公撫之曰此所以妥吾歸也耕有暇輒課之讀未幾果成進士為濬令公就濬令養者凡三年而濬吏民若不知令有父也然至令退食諄諄為言古今循良狀其事便民不便身者勇

任之其事便令不便民者勿為也且曰吾非不習為吏者乃不能得之格令若幸而得之格可自負耶中丞敬謝教唯謹以故治濬有異聲而公亦獲自寛於山澤間葢中丞以戶部主事使歸里而公始告逝也狀又言公之少也嘗用例入太學與其豪長者游爽朗不復問小節然於內行甚篤家故饒其二兄欲析箸公辭不得捧券泣請曰彼九世而猶共者何人也又不得乃取寢丘之惡地曰食貧幸少安耳公之先自尉氏來遷三世而

為英輸粟千五百石佐歲人主嘉之旌其門曰義民為公曾祖子通渭令英有善政英子涿鹿驛丞琇則公之父也至公凡四世有官職而不能大顯以發於中丞聲施海内矣公又置媵李生女適任澍中丞名世彦有孫二人女一人嗚呼公所仕僅一州幕職法遷易而薦難公能越格而使人薦不能使人就格遷公能致不可跡之異人以起不起之疾而不能致用事者刷名於久次之除目能使其用竟於不可必之子而不能竟用於可

必之身造物者為有意耶為無意耶不佞以公之子而信公以公太倉之政而信公之霸州夫是故表公石而鮮愧辭也

明故徵仕郎仁齋程君墓表

夫表墓非古也然而仁人君子之不欲死其先也則猶有厚道矣今夫伯夷叔齊至聖潔也孔子稱其餓於首陽之下民到如今稱之史遷為之贊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作萬物覩夷齊雖賢得孔子而名益

彰豈不亦互發更寄哉原涉之慕京兆阡也大闢其冢道而名之曰南陽阡而天下卒莫與也是時桓君山揚子雲業無恙金馬彼原涉者何知徽一言之惠哉而令後世寥寥原氏為也蓋徽有重厚長者程德容君其於人業儒而托於賈以隱者也自程君父有華公生丈夫子四人而君最少其遺著最薄君挾其遺以游江淮北溯燕代十餘年成中賈又二十餘年成大賈君所謂賈因俗時變不規規什一務以寬大易纖嗇而所至有天

幸輒羸徽俗之月旦人往往用貲甲乙而程君之為貲益廓於王父時乃益好行其德大要在損已厚往而薄責於是族多鰥弗克媾君𡁅然曰奈何及吾世而鰥且弗克媾也輒移槖中裝為婚費且使授室凡程君戚而中表者舉於君乎是依又葺亭周衕以息行旅助邑城城邑令善而旌之自程君之言富而仁義附焉其苑不損息徽俗乃更稍稍賢重君矣程君之用貲重至挾以取官職而自克為敦謹甚於少時内行篤至淳如也所

奉太母鄭孺人二十年如一日鄭有子諸孫而獨安君養曰孺兒吾所宜也君雖出行賈而四方珍鮮以時繼其父母又嚴事其伯仲兄也葢更來稱若父者三矣程君修家庭之行不斬其名出里閈外而迨其歿也其猶子本中曰季父賢可表也嗚呼毋亦仁人孝子不忍死其先之意歟本中善屬文工詩而顧他貴人曰是非吾所急也聞吳郡有王先生者君山子雲儔也以狀介莫雲卿之書請不佞嘉其意而次第其行書於墓道之石

程君諱倉別號仁齋世為歙著姓娶於唐子世楠為禮部儒士鴻漸為太學生諸孫三人曾孫一人餘詳見誌中

處士質齋錢翁墓表

去吾州之東北偏即海上而海上寬佚土土人割魚鹽之擅以自殖其豪長者業以去城郭遠韋跗注而見其子錢家不愛諸儒生即儒生至吾且慢罵之而獨錢氏為詩禮族蓋其先為廣陵王元璙而又有為元提舉者

海道千户者以漕起官至積著大家世世右文錢翁兄弟凡四人而其仲尤富自稱曰聽濤耆衣偏裻從平頭以游大人間錢翁少受父産獨畸溉獲之指不能當諸兄半而其術足以饒使之諸子錢家咸苦他苛取而獨錢翁法不過十一又時時有所縱舍以故爭來受子所賦予佃田為分受歳不令其獨災也病者葬者婚失時者為委曲賙卹以故復爭來受佃而錢翁又强力課耕自給久之産益拓十倍於所受時錢翁屈指筭出入秋

毫不失以為計然樊侯不過也而實恂恂為恭謹家所蓄牛馬數十牧之海鉗其口以往仍縱之歸復鉗其口終錢氏居鄰田無牛馬跡矣今太僕卿顧公於錢翁為諸甥行也而其父困徭避徙他所錢翁即為代徭又不令其田甌脫也盖錢翁少業儒為州諸生不自得即棄去曰吾安能衿裾而古朔死既有家成立而意乃未嘗忘儒也屬其子天福曰若即不自儒毋遂廢儒者游錢翁之為家幾與仲埒而不敢以豪甲乙奉事益謹仲亦

憐而撫之異諸弟屬有倭變聞他豪多狎冦而重遷錢翁獨不可曰是重非他冦比也吾去而吾田在倭不能以田往奈我何即攜家避吳中而吳中顧公貴矣德錢翁為佐居亭休澣良備久之倭退乃返舍歸業於諸子而身羽服延道流談養生家言自謂神仙可致也一夕有冦發以驚卒錢公諱璨字蘊文別號質齋至卒也得年六十有九子三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詳見顧公誌銘中天福念錢翁無已既葬而介顧公銘以乞余表墓

嗚呼錢翁材足起家智足藏身達足娱性此三者人所難而翁獨易之然能察於冦之大忽而失於小能容其養於身之内忽而忘其外豈智有所不及而達有所不用耶昔人所以為單豹嵇康之流歎也雖然令錢翁黄耇𤸃牖間以與草木並腐籍更過是而數十百年亦奚為哉謹以是復天福而聽其樹石曰亦足以殁錢翁矣

都察院右都御史談公室屠淑人墓表

當先皇帝時右都御史談公之為名卿大夫也葢出而

望於鄉學士大夫爭慕說之歿而為之誌其幽碑其隧之道而不知為內助屠淑人者力也屠淑人之捐館舍也談公葢尚無恙云居無何而公歿久之其子志伊乃克舉淑人祔公以其姻姚安守秦君汴之狀介余友王君稚登來而請余不佞表其葬甚矣談子之不忍泯泯於母也淑人之父曰秋野君武進人其先世為錦衣鎮撫矣而中絕屠君少負氣上書求復官不得則移其家以請又不得躑躅公車間而淑人生自其少時雅已有

奇貴徵長而婉孌負志操精女紅屠君心異之為偃蹇
媒妁者數矣最後而談公之儷朱淑人卒聞淑人賢因
委禽焉公是時為地官郎未𨍭色而入朝已即行郎署
剌促案牘良苦迫昏而後有其室蓋家事一委淑人矣
然謂淑人甫離女也者而少之乃約束臧獲嚴扃鐍漿
脯醯醬米麥之屬秩秩得其所談公有使事孺人從歸
里謁姑王太淑人脩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小間問安
否薦湯粥瀡瀡若素習為婦者太淑人大悅曰㣲而賢

吾能不悲思前婦哉即談公亦曰而今而可以無內顧憂也公之監山東試也以忤旨奪十官為信宜尉念太淑人不欲行淑人徐進曰公譴去毋緩也念公以人臣謫萬里外妾獨不能周旋一室間代公職人子耶談公行而淑人所以寬太淑人者萬狀不憂離矣公之治兵於蜀也淑人復偕行公逐盜山谷間遘危疾且劇家人大小傳癘比比獨淑人在不櫛沐而侍公猶以其間調醫藥散諸癘者卒以公愈并起諸癘者公持兩廣節時

有所征討淑人旦率其子女顲天願事早集毋使有東山斧錡之歎公凱還而喜可知也具帔服迎拜於門內曰公勞矣為天子宣威德荒徼然得無有所殺戮耶公善之時時有所縱舍尋以少司馬最予誥淑人亦進令封倦且歸矣談公既數更大鎮歸里後復用舊勳進令官比於六卿而產益旁斥食指日益衆王太淑人業九十餘淑人晨興而稱婦務以意娛悅之退而稱小君以御於家家政理已又稱母督志伊就塾師公得安其身

山水詩酒間不復問也淑人性强敏過目輒不忘褐素蔬食自喜視其家芬麗泊如也朱淑人有遺女淑人撫之均於已出其貴不行於妯娌姻戚間周邺貧乏無憚筐篚庾幾婦道之詳者矣淑人卒以隆慶丁卯得年五十有五談公諱愷海内稱所謂十山先生者也子一即志伊官太常典簿餘具狀中不佞蓋讀秦君狀而歎曰甚矣談子之不忍泯泯於母也夫女德不外見乎然而樊姬絶鮮僖妻授飡所以默誘於短而陰脩其郄者功

豈鮮鮮哉淑人賢而談公有聞矣今至今存談子之所以深於恭儉者惡可已哉夫劉向氏志列女而傳之則亦不佞表淑人葬意也

郭母奚太宜人墓表

吏部郎郭君諫臣之母卒而屬不佞世貞表其葬曰嗚呼是惟郭母奚太宜人之墓太宜人者蓋嘗事封吏部公矣曷稱母以母終也稱宜人以諫臣貴故封也稱太宜人以封吏部公歿而後之也曷表乎母以母德著也

始太宜人之為女也而蚤失恃矣父克仁翁之貳舉一子僅九月而其貳夭子呱呱泣弗乳太宜人以意和粉酪若乳也者而哺之得弗死而後母來所以虐其子萬狀太宜人業已婦於郭當歸寧時泣涕為懇請無已則益脩其珍異於後母子而再請曰孽幸長願得供爨下役即不敢以大人遺而亢伯仲之禮于嫡後母為感動得竟弗死太宜人之為婦也舅姑老弗任委家政封吏部公吏部公讀書長而多俠游委家政太宜人太宜人

甫笄也而饒為之矣諸臧獲踰百指疇力耕疇技工作疇行賈疇女紅纖巨一切以材受署時治羹粥勞勉之而抶其不職者蓋人人自强也姑徐性剛而故為苛責欲以觀太宜人兢兢早暮弗懈徐八十餘矣病背疽太宜人不櫛沐而侍湯藥唶膿浣中裠除䙲天請身代亡何病良已至九十一而後終徐之歿也祝太宜人有婦如其孝也諫臣之未舉也有義兒在太宜人所以處妯娌歡如也義兒歿而太宜人撫其孤如已出捐槖中裝

三十金為置上產曰吾先舅姑志也諫臣之姊妹四太宜人均其敬而私其匱者至養其子女曰亦吾先舅姑體也太宜人之為母也愛諫臣甚而能勞之小長即屏去嬉游具督就外傅既補博士弟子則益寛其資使與吳中賢長者游問所過賢長者也擊鮮㯙酒繼之矣諫臣成進士任袁司理太宜人拊而屬曰若强直多自遂慎之夫法非可以意氣損益也司理拜受教故所蒞用明恕稱即其發權孽姦置之理籍其家天下以為快而

不知所調劑全活衆也司理當推案有所平反太宜人
始一加匕箸矣司理之以最徵拜考功也太宜人謂封
吏部公曰勢來迫人奈何顧呵舍兒勿沾沾令里中人
知郭吏部家吾立逐汝矣復謂考功吾助汝而為德於
里也諸假貸貧家毋令出子錢即甚貧併毋錢焚劵矣
環郭而居數里內小民家待太宜人舉火比比也考功
佐國是抗顏廷諍曲直或以虞太宜人太宜人意殊快
曰兒豈藉美官餌耶即一獲伸考功令而襆被固甘心

胡虞為考功自是可以無内顧也夫太宜人之捐館舍七十五壽矣里中人巷哭相弔曰胡遽棄我誰衣食我嗚呼太宜人不亦賢哉其少而德于女長而德于婦者家也以諫臣顯德外著矣故表之稱郭母也不佞世貞所據狀以表者其甥韓太史世能也不佞世貞故諫臣友也封吏部公諱其有子三長即諫臣女五孫男四孫女一曾孫三曾孫女一所婚嫁多令族詳具狀中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五